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卷之一百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

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隱索

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文人行也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

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

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



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

微陛下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母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

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我上會事發覺徐廣

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

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

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

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

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

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母能出其右者

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

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

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

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

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

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

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

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

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

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博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

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正義曰王之財物所

藏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

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魯王好獵正義曰魯自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慶相圃在兖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慶相之圃觀者如堵堵墻也王輒休



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

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

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

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

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

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

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北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

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廢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令司直田仁王

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法相舉不法坐縱太

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

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

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

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既雪



漢中是榮 孟舒見廢 抗說相明

案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

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剡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豔屋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縣豔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

也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豔反言邑小無

高各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

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崔曄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

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

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

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

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

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生

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



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  
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  
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正義曰從  
衛青也  
此兩人過平陽主王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  
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王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欲  
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  
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  
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  
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  
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  
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  
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



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

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

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

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

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

若今採訪按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更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是

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

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

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

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

能不畏疆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

直



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

不傳

事何也

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

好者

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

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

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

慎戒之



田叔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四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卷之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醫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

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間音閑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

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脉經云左手脉橫癥在左右

手脉橫癥在右脉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脉結上部者需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且起陽邪來見

沉細水穀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脈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

診占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

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

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發脉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云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

定公之十一年也 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曰范一年也 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鄆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魁也而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虢太子死

索隱曰索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並滅也虢太子死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

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

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

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斂○正

義我曰釋名云蹙氣從下蹙是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

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

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賈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禮正義曰上山音解反鑿石橋引

案杭毒尉索隱曰鑿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原出于太谿肝之原出于太

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兌骨

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

腕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

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

荒膏也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正義曰上子錢反下胡管反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望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沉浮而滑也赤聽聲正義曰素

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寫形正義曰素

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

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

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

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揚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

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

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

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索隱曰

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子以吾言為不誠

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

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不曠舌擡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

因涕泣交流嘘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眈索隱曰音接

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眈即眈也承

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

子病所謂尸歷是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絡脉也素問云延緣絡也  
胃也素問云延緣絡也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  
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脉也  
三焦者水穀之道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  
合也言經絡不于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脈下遂廣徐  
作隊陰脈上爭脉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  
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  
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  
素問云紐破陰絕陽之色已發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赤脉也

素問云紐破陰絕陽之色已發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赤脉也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死凡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

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

會氣會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臍下索隱曰案言



謂尉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

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年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音湊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者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

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年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而醫賈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

人厭患疾病多甚也



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於理 一不治也 輕身重財 二不治也 衣食不能適 三不治也 陰陽并藏 氣不定 四不治也 形羸不能服藥 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醫 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 則重難治也 扁鵲名聞天下 過邯鄲 聞貴婦人 即為帶下醫 過雒陽 聞周人愛老人 即為耳目痺醫 晉索隱曰 痺音必 二反來入咸陽 聞秦人愛小兒 即為小兒醫 晉隨俗為變 秦太醫晉令李醯 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 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 齊太倉長臨菑人也 姓淳于氏 各意

正義曰 括地志云 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古之斟灌國也 春秋公如曹 傳云 冬淳于公如曹 注水經云 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 周武王以封淳于公 號淳于國也 少而喜醫 晉方術高后

八年更受師 同郡元里公乘陽慶 正義曰 百官表云 公乘第八爵也 顏師古云 言其得乘公之車也 慶年七十餘 無子 使意盡去其

故方 更悉以禁 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脈書 五色診病 正義曰 八十一難云 五藏有色 皆見於面 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 其面色與相應 已見前也 知

人死生 決嫌疑 定可治 及藥論 甚精 受之三年 為人治病 決死生 多驗 然左右行游 諸侯不以

家為家 或不為人治病 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 中 人上書 言意以刑罪 當傳西之 長安 索隱曰 傳音竹



戀反傳乘  
傳送之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索隱

曰緹音啼縈  
音紆營反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

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  
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子孟康云黥

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請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向憤憤不如一緹

縈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各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

徐廣曰一作  
為為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  
年二十六

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給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診○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

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脈當寅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

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曼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七如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

於恭反下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龜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也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其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

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

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絃病於肝也素問云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  
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  
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  
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  
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各太過也不  
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  
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癘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執而膿  
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  
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各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各曰關陽出陰入  
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  
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及八日則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癘腫盡泄而  
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  
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電又作猛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湯心主徐廣曰湯音唐湯者

刺其心。索隱曰湯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高為

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覓日以為廢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男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

得前後澠索隱曰澠音所留反前澠謂小便後澠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

澠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

澠再飲大澠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氣脈無五藏氣右口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吊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執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執信曰唯然往正義曰唯惟癸反冬時為王



使於楚至莒縣

正義曰莒密州縣

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擊

正義音牽

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

音直胃脈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難於大

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

音直胃脈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早也。難於大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涸索隱曰劉涓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浮之而大緊者

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瘵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

也堪療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執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各平脈也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

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

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脉經云脉急疝瘕少腹

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右脈口氣至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脉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脉口曰大陰

此三陰之脉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貴曰以為寒中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

藏故曰迴風者飲食下嗝音益謂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索隱曰澆音士  
咸反。正義曰  
顧野王云手足液  
身射為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  
奴。正義命婦名也衆

醫曹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厥  
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北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

茲已自言足熱而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

曰謂旋轉之間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暮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往年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

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

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臣意灸

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葭藶正義曰浪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

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枚

索隱曰北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萬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君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

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

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虫

義曰殺蘇亥反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多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二本反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弱也病方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奴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閭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即弄之建亦欲

效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索隱曰謂以燻煙之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  
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  
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  
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  
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爲  
寒執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徐廣曰螻音饒瘻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  
隱曰音饒標音音竟瘻瘻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  
正義曰人腹中短虫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其尺索刺鹿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溲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溲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

風之狀飲食下嗑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曹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二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執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  
年卒謚孝王  
眾醫賈皆以爲  
蹙臣意診脈以爲  
痺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  
杯令人喘逆氣不  
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  
六日氣下即令更  
服丸藥出入六日  
病已病得之內診  
之時不能識其經  
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  
都里成開方開方  
自言以爲不病臣  
意謂之病苦沓風  
索隱曰沓音徒  
合反風病  
三歲四支不能自  
用使人瘖瘖即死  
今聞其四支不能  
用瘖而未死也病  
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  
開方病者診之其  
脈法奇咳言

曰藏氣相反者死  
徐廣曰反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徐廣曰反  
及一作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

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  
臣意謂之慎母爲勞力

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  
踖徐廣曰一作踖上音千六反下九六反謂打

也索隱曰案日明日要蹙寒汗出多即嘔  
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日

日日夕死也索隱曰案日明日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  
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

也索隱曰案日明日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徐廣曰



結 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  
病衆多以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 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  
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 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  
索隱曰數音色  
住反謂術數之  
人乃可異 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  
其狀也 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  
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  
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  
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 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  
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 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  
徐廣曰齊文王  
也以文帝十五  
年 不求意診治何故 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  
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  
得自拜除吏 故移各數左右  
正義曰以各籍  
屬左右之人 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

數久矣見事數師王義曰上色更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服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

董○索隱曰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者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賀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  
正義曰謂全傳寫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得古人之方書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林示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間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其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  
曰索年中謂中年時也中揚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  
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音須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



以意屬揚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異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曹高

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結舒時一止而復來各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式喻反所居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鑿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曹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哭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虢嗣

尸屨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

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

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

故短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

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



肝神六童子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世子也心織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

三合主藏神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光之身其從官三

千六百人又為帝王身之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神也在助

神云光王女子母其從官二千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其神八

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

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

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二合膽敢也言人有

也其神五人一大一道君居紫房胃重二斤十四兩紆

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

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

溺九升九合膀胱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

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二寸半大容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燕也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喉龍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

並行其實兩異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

也言其處似車鉅故曰鉅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

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手三陰之

脉從手至胃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足

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胃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二尺合三丈九尺兩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

兩足躡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督脉起於

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

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脉都合二

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寸口脉之大會手太



陰之動也

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

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

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一萬三千五百

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

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

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

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

則留為癰也



扁鵲君公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五

吳王濞傳第四十六○史記卷之

曰五宗之國俱尊大邦

與豈可謂非青社之國

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

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土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而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曰案濞濞

也百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餘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

曰謂獨行從他道

逃走間音紀閑反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蘄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相之謂曰若狀有友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五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

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然天下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向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

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

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

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

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

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

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價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

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  
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比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謫歲時存問茂材實賜閭里佗郡國吏  
乃戍邊一歲歲時存問茂材實賜閭里佗郡國吏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  
淳曰訟公也○正義曰  
訟音容言其相  
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  
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  
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  
其眾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  
名又即者就也煮  
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  
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

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

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

西王

索隱曰詭音徒鳥反

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

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

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有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曰張華反

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令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

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

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  
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  
次舍須大大王有辛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  
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  
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  
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按專以僂辱諸侯為事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正義曰註亂天下正義曰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二千里寡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

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

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成委王子定矣告越淳如

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

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或與寡人會維陽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入蕭蕭正義曰今名龍山關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所出之以矣寡人未得諸工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

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金佗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

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實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實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金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

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

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

愚計無出此願上執計之乃拜盜為太常正義曰今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

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

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

案漢書曰吳王九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徐廣曰名廣其父名廣

其父名廣

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盜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  
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  
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恋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  
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



兵輕

正義曰輕正反

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

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敝

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能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

正義曰在曹州城武輕縣東北四十二里也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竒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

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維陽武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

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  
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  
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令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  
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陽城中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  
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臯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市錢也  
以私錢淆亂天

下錢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

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  
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  
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欲西梁城守  
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  
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東甌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韋昭曰音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鏃殺吳王子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鏃○索隱曰鏃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音亦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辟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

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二王之圍齊臨菑

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菑川王各引

兵歸膠西王乃祖洗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

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

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

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

道至于窮國敢請趙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

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

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郢陽侯省

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郢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

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盜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

盜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六



